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德八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張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

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

顯真

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

道從

欲以喪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

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說符

言人

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於之義

相。茫

曰事物之變有萬不同成敗之

及契

乎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子欲

無言

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

已而

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使天下

之人

皆造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

老子

之書於信言不美所以德叙

其作

經之意列于之書終於說符所

以自往其  
著書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

第八

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  
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  
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  
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

壺子即以為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虛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辨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

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為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

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為物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  
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通見乎遠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  
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  
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

韓八

三

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爲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

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  
故言出手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  
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  
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  
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謫之可累  
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  
必惡之

○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成驗此  
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  
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  
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  
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  
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達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爲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  
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  
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  
猶人存亡廢興繁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

為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已之  
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矣是故人之愛  
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  
起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  
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為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為決者  
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  
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  
湯武積德有海內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

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  
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  
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第也今得珠亦富  
矣安用道

遺富之本也第八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末存存  
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盧曰無乏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  
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  
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

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已而危辱及之

范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有所謂知足者哉遊券之內行乎無名有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莫

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曰未嘗。  
重利輕道而以富為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  
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  
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  
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  
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  
所以存者殊也

○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  
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



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焉爲國爲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爲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

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  
亡則知保其存

范曰古之射者內志正外體直奠而後發  
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  
諸己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矢矢相

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為國與  
身亦皆如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昧  
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  
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  
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

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

列子曰色感者驕力感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務也

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  
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  
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  
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已智則物願爲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  
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

也

卷八

八

○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  
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  
道也色力衰者爲斑白白首聞道猶不能  
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

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爲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爲質以懦弱謙下爲表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烏往而不愛哉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

疾於是知道則有達理而不以物害己者  
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  
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  
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

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為

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  
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堇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賄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盧曰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  
違天理而偽巧出此之為未明本末也

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為巧竊竊然恃智  
力而為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  
運量萬物而不匿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  
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  
間者幹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  
剝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  
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



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  
為化無為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為  
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雖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而殺于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  
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  
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  
及于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爲外  
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  
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  
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  
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卷八

十二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  
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  
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因  
從謂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  
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  
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術以法干衛侯衛  
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

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  
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于叩  
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  
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  
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  
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  
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  
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

卷八

十三

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窘才  
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  
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  
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

C  
適時者為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  
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  
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過而恃區  
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  
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  
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  
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  
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  
至而有伐其此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  
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十三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  
之常情也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  
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  
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  
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  
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觀蟬鶴  
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已

范曰伴物者物亦伴之害人者人亦復之  
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粟林虞人以吾  
為戮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具  
王欲伐荆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  
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  
以撻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慧豈虛

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

德八

十四

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  
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  
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  
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為名者羣盜  
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  
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  
而化之以道雖賞之不竊也以竒為明抑  
末矣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却雍  
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  
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  
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為國者藏其利器

不以示人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  
又曷嘗務機巧滋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  
物而期以得盜爲哉若却雍者不足以知  
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魚八鼈下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躬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

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  
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  
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

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

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  
沈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



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復為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

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雅神之

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在言至爲者無所爲也淺智逐末常失其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

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

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必去言然後為言之至至為必去為然後為為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

水而善噉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謂者不可也又况天下之理事魚者濡逐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幾事不宥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為去為則無為而無不為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卷八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十九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

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滅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於代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誠強所以



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  
含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  
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  
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爲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爲般  
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得為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  
不量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  
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役好勝者  
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  
興化者也

德八

二十

政和盈而處之以冲成而處之以缺持勝  
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  
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聚  
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勤者終於  
逸樂此憂者所以爲昌般樂怠教者是自  
求禍此喜者所以爲亡知此則福及後世  
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衆而無勇功  
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  
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  
持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德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  
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  
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  
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  
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卷九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  
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  
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為善之  
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  
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  
理何常之有唯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  
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  
禍致福

○ 范曰禍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  
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  
然相之祥也其父以為不祥巫祝所以為  
不祥者神人以為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  
同域而禍福之相為倚伏特未可知也唯  
○

聖人爲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  
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

雜九

二

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  
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狹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  
寡人者有先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  
經月乃故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  
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  
德行之為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  
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  
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  
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騁傲利之心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與九繼樂者不三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

疑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絕塵弭跡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新菜者

負索薪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纏新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皋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

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盧曰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辨也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用

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車之無數倍也  
故穆公以為敗伯樂以為能也  
若車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  
不顯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森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單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單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

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

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畢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九

五

○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絕塵弭蹴。逐之不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宜足以識此。可以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

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  
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  
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  
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  
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  
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  
聖人之道

范曰牝而黃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  
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則忘其外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爲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  
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  
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  
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

集九

六

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  
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真治身其緒餘以為  
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為國者  
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

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  
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  
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為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  
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速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怨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  
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  
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  
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

性九

七

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為高官益大  
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為  
大祿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逮而  
無失其為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  
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  
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

信鬼神與機祥

盧曰機字

居希切

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

人畿畿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唯處衆

人之惡而不爭者為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衆人之所惡不以自  
好累乎其心以寢立之封孫叔敖所以戒  
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陸九

八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  
無憂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因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叅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

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  
籍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  
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  
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  
所以有身為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宏招辜燕人以力爭遇害  
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



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榆吐合切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  
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  
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  
謹於天下性勇請與若等勦力一志率徒屬必  
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

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凌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 虛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  
○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

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諾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德九兩手據地而臥之不出  
啜啜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  
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人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變失又啞啞而吐偽愚也哉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嗚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柱厲叔事莒公自爲不知已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菡萏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  
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  
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己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  
不知己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  
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  
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  
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德忿窒慾而刻  
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  
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  
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  
非子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已者哉  
以對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爲達生以仁義爲桎梏以屋宅爲禪袴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真理乎

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  
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慎也曰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  
之來唯人所召

德九

十二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  
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慎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  
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  
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  
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  
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  
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  
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

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  
得喪于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違先  
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為道也一失其  
羊而奔跛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  
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  
是矣

政和自道術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  
天下之人各自為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  
人之大全此多歧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

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  
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  
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  
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  
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  
以貫之豈以多爲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  
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揚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  
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揚  
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真歸一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  
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  
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  
質之真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

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妄也真偽強生分別名實震乎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揚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為善無近  
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  
不伐者慎為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  
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覩所爭則其流生禍

德九

十五

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  
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  
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  
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

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無君使人受之不  
捷而言者死無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  
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畏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  
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  
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  
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



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  
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  
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  
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  
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  
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  
爲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  
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

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女倘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

卷九

十六

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  
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  
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  
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  
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  
其本則衆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  
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  
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衆人皆觀  
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

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  
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匝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爲者  
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卷九

十七

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  
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  
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  
○

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  
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  
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  
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  
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  
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  
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  
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  
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然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

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豈其然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不以從馬醫爲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  
地分旣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夷得  
失者乎

卷九

十八

盧曰士有折支欲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  
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役多  
利則以爲榮獲少利則以爲恥代人亦孰  
知榮恥之實者乎

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己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  
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糶歸而藏之密  
數其齒劉處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  
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  
猶不恥乞匄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  
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  
不異也而自以爲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



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范曰傳以內觀為務者安至足十九之分故從馬

醫而不以為辱以外慕為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遠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層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理當也  
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處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  
以不行也

范曰宥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  
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踐可

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類  
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  
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相音他日復見  
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惑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鳥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

聖九

三十

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羸猜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通之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揀之沈淪性真

迷者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鈔者。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

罷朝而立倒杖策鋁上貫願

錄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  
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躡株埒頭抵  
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  
在馬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  
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  
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

卷九

三十一

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速著  
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  
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  
所能亂者乎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

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  
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  
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  
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  
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爲所言無  
身非誰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  
人所以喪已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  
亦符天瑞爲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頤齊人攫金而

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  
歟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